圆月寄思

——怀念恩师筱文艳

梁伟平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中秋这一时节对我而言，如今变得格外难捱。

去年中秋之夜，我收到剧作家乔谷凡老师的短信：文艳走了，走在中秋。对于乔老师传来的消息我也有所心理准备，然而当真的看到手机短信的时候我还是愣了半天神——接受噩耗远比自己想象的困难，尤其，那是恩重如山的筱文艳老师。

就在去年中秋前一天，按照惯例我去看望了筱文艳老师。筱文艳老师已经卧床许久，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家人了。我坐在她身边半个多小时，她竟然慢慢地睁开双眼，她儿媳试着告诉她：小梁来看你了，她竟然说：晓得。这让我们十分惊讶，她儿媳并不相信她的片刻清醒，又换了一个方式问她：梁仲平晓得吗？筱文艳老师努力地接着说：梁仲平是梁伟平兄弟。她儿媳说这简直是个奇迹。我离开时与恩师开玩笑地说：我去化妆唱戏了，今天唱二断桥。她似乎在微笑。只要讲到上台唱戏，她就会很高兴，就能激起她的回忆……我暗自期望：也许恩师会好起来的。

然而，仅仅一天，筱文艳老师就永远离开了，还选择在这样一个本该团圆的日子，简直像是老天爷在开一个玩笑。我才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多希望筱文艳老师永远都不要离开。华东医院的病房里，我扑跪在恩师的遗体旁痛哭失声，恩师给予我的点点滴滴从此都只能在记忆里寻找了。

我是筱文艳老师亲自从苏北引进到上海的，很多人都听过她到扬州找我的故事，实际上，我和老师的缘分来得更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刚二十出头，是阜宁县的一名青年演员，远在上海的“人准”（上海淮剧团）对我而言就是一座崇高的殿堂，而筱文艳老师就是我心中的“淮剧之神”，只能远望膜拜，能和筱文艳老师最近距离的接触便是看她的演出。1982年的某一天，“人淮”来阜宁演出了，一票难求，我专门去找在剧场管票务的朋友希望能多买几场戏票。那时候演出团体的演员都住在剧场的后台，我匆匆走过剧场的后院。几年后，筱文艳老师把我引进上海淮剧团，她告诉我，当年她在那个剧场的院子里看到我走过去，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形象不错，要是能唱淮剧小生就好了。筱文艳老师就是这样，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淮剧，想着为淮剧培养接班人，她是为淮剧而生的人，而我因为淮剧幸运地遇到筱文艳老师，人生从此改变。

1984年，筱文艳老师通过多方打听，辗转找到已在扬州准备改行的我，把我拉回了淮剧的世界，此后，这个世界才真正向我展开了无限魅力，让我愿意为之奉献一生。

进入上海淮剧团之后，筱文艳老师在业务上对我严格要求。为了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她请来了岳美缇等艺术家对我进行指导，同时，她也不断给我创造演出机会，只要是小生角色，她都让我去演，无论主角配角。几年内，上海淮剧团所有剧目里的小生角色我都演了个遍，出戏出人，筱文艳老师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践行。筱文艳老师是旦角演员，但她是我的恩师，她的艺术修养、她的朴实为人都深深地感染了我。

除了业务上的悉心帮助和严格要求，筱文艳老师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刚到上海，我举目无亲，筱文艳老师经常把我叫到家里，亲自下厨为我做饭，我遇到了什么困难，内心有什么想法也是第一时间想到和她说。刚到上海每天就是学戏、演戏，脑子里除了大量的台词外，我能背出的电话号码只有一个：4315348，那是筱文艳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当时七位数），直到现在我还深深记得。独自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我把筱文艳老师当成心灵的依靠，有她在身后，我便少了漂泊感，因此，筱文艳老师也是我的慈母。

与老师最后告别的感受远非痛苦、难过可以形容，筱文艳老师的追悼会上，她的子女在我的名字前加上“义子”二字，而她对我艺术生命的再造和人生轨迹的影响实在远远超出这两个字，恩师已去，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师恩历久弥深。

佳节思亲，怀念筱文艳老师。

芽庄看海

张明旸

终于坐上了开往芽庄的长途车，有3排上下两层简易卧铺，有坏的厕所和不能开的电视机。上车须脱鞋，光脚踩在不干净的地板上，位子上铺着不知道多少人睡过、多久没洗过的床单和被子。在有些粘腻的床上躺下，搭长途车辛苦且无趣，睡觉、看书、听音乐、看窗外发呆，大家都默默忍受。

行至潘切市，呼啦下去一群老外，车空了一大半。这一路遇到的人，仅是点头微笑之交，转眼又如浮萍散去。我们一生究竟会认识多少人，谁是谁的过客？谁陪谁到最后？能在同一辆车上分享同一段旅途，亦是有缘人。空气中充斥着海的气息，地图显示车正沿着越南绵长的海岸线前行，一大片湛蓝的海撞入车厢。左边是起伏的红沙丘，右边是辽阔的大海，触手可及。天渐渐暗了下来，暴雨倾盆，电闪雷鸣，雨水顺着窗流下，闪电不时将黑夜劈开。车愈发颠簸，床吱嘎作响，鞋子、行李散落一地，每个人都尽量抓住扶手，毫无怨言。我已上路。在生命的旅行中，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到达，等待离开。

11个小时后，芽庄到了。黑暗中，阵阵凉爽的海风从开着的窗户吹入，枕着雨声入眠。

翌日，雨水消歇，才发现原来旅店离海如此近，不过一街之隔。弄堂里多了卖海鲜的老妇人，见我走过，举起花蟹。弄口飘来一阵熟悉的烘山芋香味，这种冬季才有的食物竟出现在这个长夏的地方。

奔向大海。

四岛游是全市旅店都可预定的出海一日游，长年发团，人满即走，一人6美元的价格很是低廉。这个临时组成的团是个联合国，有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瑞典、丹麦、以色列人，中国人占了一半，全是从“北上广”逃离出来的。年轻的瑞典男子自称在中国宜家工作，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会几句上海话和粤语。

船向大海深处开去，浑黄的海水逐渐染成清澈的蓝，天的颜色比海略浅，高处的云化作缕缕薄烟，更多的堆积在山顶，是用最轻柔的棉絮织成的层层裙摆的滚边。独自攀爬小岛边缘的无人区，海水拍打着粗粝的岩石，稀疏的野草仅凭缝隙中的零星泥土生长。小美人鱼坐在最远的岩石上，唱着悲伤的歌，直到化为泡沫。表层的海水带着温暖，越深越透着凉意。对于深海，人类总是心怀畏惧。

将船上的座椅靠背放平，拼成一张大桌子，所有人围坐一圈。很快就摆好了午饭：冷面、虾炒豆腐、炸春卷、蛋皮、炒空心菜、青香蕉、红毛丹、西瓜、白饭和汤。在摇摆的船上，一群各色老外，海水拌饭，海风下酒。

吃罢午饭，饭桌又化身舞台，要取悦一船大相径庭的人，唯有音乐能跨越语言的沟壑。几个锈迹斑斑的自制铁皮架子鼓、一把电吉他、两个越南男孩，就是一个乐队。黑瘦的随船导游缓缓走了出来，深情地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走到一个中国姑娘面前要求对唱。

周末傍晚的沙滩，一群中学生嬉笑打闹着，年少轻狂的模样让人羡慕。时间是会给予一些智慧和经验，但若和青春比起来，又仿佛一文不值。

飞机离开芽庄的瞬间，我看见了蔚蓝的大海在阳光下闪烁，无数金色的小箭头刺得睁不开眼。海水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岸附近浅浅的蓝中透着灰绿，陆地渐渐被隐没，灰蓝、浅蓝、水蓝、海蓝，大小岛屿点缀其上。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寻书觅图

汤惟杰

今年上海书展的热度，远远超过了八月的气温，连多半已习惯用鼠标、“购物车”、网银支付的我，都挡不住地约上二三友人，冒雨赶到展览中心凑个热闹。

在我读书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书展尚未问世，那时候有个“文汇书展”，规模自然不可与如今这个“大块头”相比，倒也异常热闹；之外，便是在全国大城市轮流举办的全国书市了，那可是要好多年才能遇上一次的。做学生时候的体力好，我记得有年书展，跟几位同学从地处西南的华师大往西藏中路的市工人文化宫跑了不下三四趟，所获颇丰。当然，那会儿的书价便宜，再加上书展打折，以现在的标准看起来，跟白拿也差不多了。

正当在万千书刊中逡巡，看得有些头晕之际，有家地图类出版单位展台上的欧洲古旧地图复制版吸引了我，据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知，这是他们与欧洲方面合作的项目，在用纸、印制质量上都比较讲究，全套有近20种，全部按照原图大小等比复制。我挑了两幅，一是17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另一种，则是19世纪的巴黎纪念建筑地图。一会儿，在上海科技文献社的展位上，地图再次“挑逗”了我，这回我选中了他们的“上海老地图”套装，作为上海图书馆所属的出版社，他们利用了上图的丰富馆藏，全彩原寸复制了《1885年租界图》、1884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1898年《新绘上海城厢租界全图》及1933年《Map of Shanghai》四种地图，这些地图为研究上海近现代的城市空间变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觉印证。我心下暗想，这几种地图，正好与我上周从英国带回的1847年的伦敦地图、1889年的泰晤士河全图以及1890年的木刻《伦敦城实景图》配成一组藏品，当我在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纪念品书店买下这三份高仿复制件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几天后会在上海遇上它们的表兄弟。

可能因为上了点年纪，如今在书市，举目四望，面对盈壁满架的书籍，已不复有学生时代的那点占有欲，希图将好书一举囊括，但却生出了另外的念想：一本书的命运，从长远看，在于流通、流转，在于不断有爱书人遭遇它，阅读它，传递它。在这个意义上，书展，给了书第一次生命，它凭借现代都市方才具有的对物的聚集力量，将巨大体量的书，新书递交给读者，然而，这仅仅意味着书的旅程的开始，而不是书籍生命的全部。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如何能遭遇书，经由书而交织成新的人群；书，怎样被托付给人，在人间流转迁徙，一次次地被翻阅、被注视，引发出更多的书……如何达至这样一种图景，这，才是值得我们真正给予关注的问题。

今宵灯谜

胡文明

持证上岗

（三字口语）

昨日谜面：酒友（四字征婚用语）

谜底：人品要好

（注：品，品酒；要好，沪语“友善”之意）

上海杂货铺

北京百货商店

口述/张店长 图、整理/周祺

我们这家店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时候开的，最早叫“静安区百货修配商店”，都是住在静安区的小商小贩集中到一起，做点修修补补。现在修家用电器、衣服改大小、补羊毛衫和修棉毛衫裤也都还有。老早王双庆（已故上海著名滑稽艺术家）来接裤脚管，他买的棉毛裤，洗两次缩短了么，就拿过来接接长。

我们这里卖一些老百姓平常用得到的东西，从2块起。百雀羚、海鸥洗头膏、永芳珍珠膏、蛤蜊油、头油、甘油、染发用的披肩、手帕、洗热水瓶的水垢去除剂、缝纫机油等等。卖得最好的是假领子，也叫节约领，我们的花色、尺寸比较多。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假领子，保安、差头司机和一些怀旧的人特别喜欢。

很多顾客都以为北京百货商店很大的，没想到跑过来一看是家不起眼的小店。他们讲，其他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如果你们北京百货商店也买不到么就总归买不到了，说明对我们店相当期待。不过这里可能要面临拆迁，我们正在寻找可以合作的新门面，把这家老商店保留下来。

谁动了我个人信息

向琪钟

婆婆家城隍庙老房动迁，我们分得一套位于松江的房子。7月28日我跟先生两人去验房，路上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今天你们是不是来拿钥匙？”我问她：“您哪位？”她回答：“我是中介，你们房子打算出租吗？我帮侬找租客。”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几家中介公司每天电话短信不断。好几个中介开门见山问我们：“你们某路某弄某号几零几的房子还在吗？”我有些莫名其妙，他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算来，动迁组、房产开发商还有物业应该知道我信息，但中介们又是怎么会知晓的？

又想起一些亲历的事：推荐孩子补课的来电不断；有朋友刚养好孩子就有电话打来，推销奶粉、尿布还有保险；更离谱的是，两年前，我阿姨鼻咽癌放疗后在家大出血，打了120，抢救无效死亡，救护车还没开走，推销丧事“一条龙”的就上门了……是谁透露了我们的信息？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凡因业务特点而拥有客户个人信息的企业，都应依法设立独立的信息保护系统和信息披露审核机制。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非法披露或出卖个人信息的，应加大刑事惩罚力度，以保护国家机构的公信力。

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本身就违法，作为商业目的更不可取。健全我们的个人信息，完善我们的法制体系，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这个问题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灯花

锻炼的理由

龚本庭

在校园散步时，时常会遇见一位锻炼身体的老人。

老人一头银灰色的头发，个子不高，但很精悍。他常常在操场偏僻的一角练功。他练的时间特别长，方法也很奇特。半蹲着马步，双手各持一块砖，两手如划船一样，嘴里还滋滋有声。一辆已经很旧的自行车可能是支架有问题，每次都睡在他的旁边，自行车托物架上还有一帆布袋，可能是用来装这两块砖的。看样子，老人应是附近的农民，也许境况还不太好，但如此热爱运动，持之以恒，很让人佩服。

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他时，他骑着自行车，一只手撑着龙头，另一只手就在空中比划，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想，这老人，怎么这么入迷，有些走火入魔了吧？还一次，晚饭后我去倒垃圾，见到老人在小区人来人往的空地上，又练上了。“老师傅，您练的什么？”在他准备收拾东西时，我走过去问他。他告诉我练的是健身气功，可当我说向他学习时，他却连忙摆手。“我都没学好，哪能教你，你找别人吧。”然后径直走了。

直到有一天，在菜市场，我又遇到了这位老人，他面前有一堆蔬菜。他这次不停地在做深蹲运动和扭腰。可能别人会觉得奇怪，但我已经习惯了，毕竟他专注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一个热爱运动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会是一个有激情的人。

这时，我听到一个老妇人在喊。“别锻炼了，抓紧卖菜。”老妇人坐在轮椅上，长得很胖，但收拾得很干净。老人立即停止了运动，过去整理蔬菜。老妇人说：“只知道锻炼，天天这么忙，做事还没累够？”可老人却说了一句：“我这么努力锻炼，还不是担心哪天抱不动你了？”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怔住了。老人这么热爱锻炼，是为了抱得动自己已经瘫痪的妻子。

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过的最美丽的锻炼理由。我只能投给老人尊敬的目光，也衷心祝愿他，有生之年一直能够抱起他心爱的妻子。

夜光杯